

青春的最后一份悠然，渐行渐远，终要远去

张玉飞
著



我不是杨过

I AM NOT YANGGUO

继 南帝·江南 北丐·孙睿 东邪·韩寒
西毒·张玉飞 横空出世

向《此间的少年》致敬！

目 录

前言	1
上篇	5
第一章 一个热闹的背影	5
(一)	5
(二)	6
(三)	8
(四)	11
(五)	12
(六)	14
(七)	16
第二章 胡一刀与小龙女	18
(一)	18
(二)	20
(三)	22
(四)	24
第三章 虱子粉墨登场	26
(一)	26
(二)	27
(三)	29
(四)	32
(五)	33
(六)	36
第四章 落向人间取次生	37
(一)	37
(二)	38
(三)	41
(四)	44
(五)	47
(六)	50
(七)	52
(八)	57
第五章 带鱼黄药师	59
(一)	59
(二)	60
(三)	62
(四)	65
第六章 人约黄昏后，跃上柳梢头	68
(一)	68

(二)	69
(三)	70
第七章 何以解忧，唯有作弊	73
(一)	73
(二)	74
(三)	74
(四)	75
(五)	78
(六)	79
第八章 守风石	80
(一)	80
(二)	81
(三)	82
(四)	83
(五)	83
(六)	86
(七)	87
(八)	88
(九)	90
(十)	90
(十一)	91
下 篇	93
第九章 人间的地基，地狱的蓝图	94
(一)	94
第十章 我们的年华，花样年华	97
(一)	97
(二)	98
(三)	101
(四)	103
第十一章 圆形的废墟	104
(一)	104
(二)	107
(三)	109
(四)	112
(五)	113
(六)	117
(七)	120
第十二章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124
第十三章 麦田里的守望者	128
第十四章 麦田依旧枕寒流	132

（一）	132
（二）	139
（三）	145
（四）	148
（五）	149
（六）	151
第十五章 碧海青天夜夜心	152
（一）	152
（二）	152
（三）	153
（四）	155
第十六章 石语	156

前言

我与靖子曾经演过一场戏，那是大一时节的迎新晚会，我们的演出节目叫“大话神雕”。当然，我叫杨过，靖子叫小龙女，戏的内容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记不大清楚；抑或是我一直并不曾忘怀，只是不敢再回忆起来罢了。——“当一头狮子睡得正熟的时候，你又何必去把它摇啊摇。”而且我也开始发现，那些我们曾以为一辈子再也忘记不了的往事，渐行渐远，到了尽头，总变得难忘而又难记。健康的记忆力包含了忘却，也许这是上帝给人的一种恩赐。

迎新晚会的那场戏，我们两个人都很开心。有一次，靖子哭得身心疲惫地对我说：“我好讨厌现在，如果你永远是杨过，我永远是小龙女，我们的一辈子很不正经的就只是那场戏，那该多好。”

可是，戏结束了。

今天，我写了这篇习作《我叫杨过》，以杨过和小龙女的名字为主角，希望靖子能够看见，知道我一直都还在想念她。

靖子爱嗑瓜子，一年四季从不曾断歇。每次靖子生气不理我的时候，我便打躬作揖怀着笑脸抱着小心请她嗑瓜子。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直到我的嘴唇开始咸麻，她才满足惬意地叫我去买瓶绿茶和矿泉水。一向都是她喝矿泉水我喝绿茶——并不是靖子大发慈悲对我好，而是绿茶配葵花子，混合在一起比苦瓜羹还要苦。我皱着眉头喝第一口时，她便笑逐颜开；我齙着牙喝第二口时，她就叫好啦好啦，不生你气了；我故意捏着鼻子喝第三口时，她便忙抢过来阻止我再喝；我捂着自己的胸口做苦不欲生状喝第四口时，她便求饶并且承诺我叫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她不敢了……这当然是我的目的了，可是等我欢欣雀跃真命令她去做什么的时候，她便反悔了，并且装成一脸的匪夷所思反问我：“我什么时候承诺的，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呀……”

她很会耍滑头，有时候闹到最后，总变成我欠她好几十个条件。当然，靖子有时候也很笨，手里拿着雨伞，却还要到处问旁人，有没有人看见她那把粉红色的荧光伞。

有一次，她居然要求我光着上身赤膊肉坦地围着一家烧烤摊跑十圈，这令烧烤摊的老板娘与当时所有的顾客对我刮目相看，哦不，应该叫剜目相看。当时我也恨不能挖个地洞就钻进去。现在想想这些往事，真的很怀念，也许这一辈子不会再有了。

其实我也明白，人生是没有回头路的。我像是走在一条黑魑魑的隧道里，隧道的尽头亮着天光，我身后有无数个闸门，当我走过，门纷纷关上！在这条路上，我会见到一只萤火虫闻到两三朵花香，但当擦肩而过时，她们便被永远地遗忘在门后，销声匿迹。我的后头，只有黝黑与冰冷。我赶着路，天啊，谁又不在赶路呢，直到有一天，天光逐渐暗淡，暗淡，留下紧密的黑暗，充满了我的世界。我自己永远也弄不清楚，我为什么一定要朝天光走去，就像我不明白活着的意义。我与靖子在“小径分叉的花园”里邂逅，便又步履匆匆地走向了各自的未来。许信良在离开民进党的时候说：“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在此分手，因为我们要继续地往前走！”是的，我们都在赶路，赶着往天光走。

与靖子分开的日子里，我变了很多，可是有谁没在改变。“这个世界一直没有改变的惟有变化。”岁月的风尘已经蒙上，沧桑的心情便不容易再简单如初，天真如昨。我很清楚，也看得开，即使同根生长的树枝，也无法在风中相依，能在凋落的刹那，划出相交的轨迹，便已足够。

小径分叉的花园，风中相交的枝叶，我们彼此怀念。

写完这本小说的时候，我也快毕业两年了。

当年第一批研究生的保研录取名单公布在校的宣传栏上，段誉的名字没有出现，理由还是那一套——“缺乏集体荣誉感，思想有待矫正。”

王蒙文存《心中的心》西藏的遐想·四——“你敬佛，我敬佛，他敬佛，她敬佛……佛，记得住，这么多人？”对于研究生处的招生主任来说，他与佛祖出于同样的尴尬——“你送礼，我送礼，他送礼，她送礼……招生处主任，记得住，这么多人？”招生处主任自然是记

不住了，可是精明如他，却记住了“剩下的人”——也就是段誉，所以段誉在第一轮便被淘汰。

大学毕业的前几天，大伙从一家酒店喝到另一家酒店，每天烂醉如泥，胆汁也快吐干了，脑涨胀？酒醒的时候，总要回忆好久自己这是睡在哪啊。酒浇的，不是愁，而是一份无奈与不舍。毕竟，四年时光，真的不短。往事过滤成了回忆，像一把锋锐的利刃，不时戳伤我现在念旧的情怀。在毕业晚会上，许多人没有喝酒，因为隔天要赶火车分走天涯，房间里一直重复着王杰的《说声珍重》：

“挥去你我昨日的哀愁，
别让寂寞占满空虚的心头，
是否能再一次，
拥有自己的天空，
是否能再次拥有梦；
挥去你我昨日的烦恼，
别让记忆唤醒愈合的伤口，
是否能再一次，
拥有自己的天空，
是否能再次拥有梦。
忍住伤悲说声珍重道别离，
也许你我不会再相遇。
忍住泪水说声珍重我的爱，
愿你拥有美好的未来。
忍住伤悲说声珍重道别离，
也许你我不会再相遇。
忍住泪水说声珍重我的爱，
愿你拥有美好的未来。”

我忘了当时我是黯然神伤，是咽泪入心，还是正襟危坐，默无表情，我只清晰记得，在出来的时候，空气很清新，在一石凳旁边，我哭了。

青春的最后一份悠然，渐行渐远，终要远去了。

段誉在一家刊物公司上班，捣鼓书刊封面设计；令狐冲考取了教职证决定回家乡误人子弟；鸠摩智鸠形鹄面地在市侩的大利嘉倒卖二手电脑；金轮法王由于大三重修科目超过一半，留了一级，在火车站送行的时候，金轮法王对大家说：“你们先走，我还有点事。”杨过的脑海里闪过大一新生入学的时候，金轮法王穿着短裤站在床板上对自己打招呼说：“嘿，你好！我叫金轮法王，你呢？”

“呵呵，你好，我叫杨过，你肌肉很发达啊。”

那时候，正是夏天。

这大学四年来，冥行索涂，独行特立，“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有过稚气的忧世伤生，彷徨不安；有过娇气的舍我其谁，振衣高岗；在沉默中“沉默的大多数”过，在戾气中“煽动风潮蛊惑人心”过；一个人在夜的寂静里独独喝个薄醉，低吟过“谁能酿沧海，尽醉区中民”；一个人在春风得意秋风得意冬风得意里骄矜过“意气飘然鸾鹤群；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一个人假正经真释然谦虚过“我只知道我自己无所不知”；也曾平淡端坐在湖心岛，清风拂过，“闲看垂柳风里老；风声野韵清魂魄”——我不喜欢软绵绵的无病呻吟，也不会病恹恹的慵倦迷离，我超脱于主流，鄙屑于非主流。我精力充沛，我生有涯愿无期，我心期移海力移山，我更寻高处倚危栏……

其实这种鬼话说得再多，也只是文字游戏，并不能诉诸人感情于万一。

每天夜里，我总断断续续做着同样一个噩梦，后来我才知道我梦见的是博尔赫斯的迷宫，这着实吓了我一跳，梦是这样的——我发现自己在一座巨大的建筑物里。这是一座砖砌的建筑物，有很多空房间，巨大的空房间。于是我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但好像都没有门。我总是不自觉地走到院子里，然后过了一会儿我又在楼梯上爬上爬下。我呼喊，可是没有人。那座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建筑物空空荡荡。于是我对自己说：怎么回事。我当然知道自己梦见了迷宫。所以我也不必去找什么门了，我只需要坐在其中的角落里等待梦醒就行。有时候我

醒来，我的确有时醒来，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我就自言自语道：哦，这是一个关于迷宫的噩梦，由于我知道这一切，所以我不曾被迷宫所迷。我只是坐在地板上，什么都不用做，等着噩梦结束。

我只是坐在地板上，什么都不用做，等着噩梦结束。但是有时候我梦见我醒来，这太恐怖了，我梦见我醒来，发现我还在同样的角落里同样的房间内或是同样的沼泽地中，被同样的雾气包围被同样的镜子注视，我痛苦地呼喊，挣扎着，这一回，怎么梦也梦不醒。

上篇

第一章 一个热闹的背影

那年夏天，天很蓝，我少狂你白痴，我们将青春当成了垃圾——扔了。

（一）

“请问到南洋大学要多少钱？”

“15 块。”

“噢，不不不，我猜您可能是听错了，我是问您从这到南洋大学要多少钱，并不是打听您这辆摩托车的价格。”

“嘿，小鬼，算你七块钱，上来。”

杨过所在的大学名叫“XX 南洋大学”，三面环山，南对陈水扁，钟灵毓秀，人杰地灵。自建校以来，人才辈出，声名鹊起，培养出来的精英服务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并且大部分的毕业生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大学生切忌好高骛远，应从基层工作做起”，所以南洋大学多数学生毕业后不是蹲在街角发传单，挤在大利嘉倒卖二手电脑，就是窝在工地里捡砖头。就连当年意气风发的无涯子，信誓旦旦要开发嵌入式系统，现在也准备立志先到基层建功立业，倒卖黄色影碟。

摩托车在学生楼停下，杨过推开宿舍门吓了一跳，金轮法王正一个人窝在床脚看书，杨过当时的表情，比看见比尔·盖茨蹲在街头卖冰糖葫芦还要惊骇。

金轮法王瞥了一眼杨过，继续陶冶情操。

杨过脱掉鞋子，坐在段誉的床上，一只脚支在另一只上面说：“行了老金，把书本收起来吧，宿舍其余人都哪去了？”

金轮法王嬉着笑脸说，“我就是改不掉这看书的好习惯，”说时把书本往桌上一扔，“段誉跟令狐冲说要去医院看一下李痔疮（李寻欢）死了没有，鸠摩智一向冤魂不定，我就不清楚了。”

“得了，哪天书本也戴胸罩，我就相信你是书呆子。哎，有李痔疮的消息吗，你说他会不会参加明天的总决赛？”杨过掖了掖被角躺在床上，又突然一骨碌爬了起来。

“鬼知道，不过我猜他不死也掉块肉，没准余生会在医院里度过。”金轮法王挠了挠自己的腿肚。

“说也怪事，平时看他小子文质彬彬，也算是一表人才——”

“我看他是一婊子人才。”

“好好好，是一婊子人才，怎么唱歌鬼哭狼嚎似的，吓得死人。”

“像头牲口似的。”

“哈！”

（二）

前天晚上，古龙篮球队在龙麟大酒店举行 Party 庆祝他们半决赛的胜利。酒终人散后，李寻欢与鳌拜都醉了七八分，两人互傍肩膀结伴而回，在路过快活林的时候，鳌拜说要唱歌，李寻欢同意了。

起初李寻欢吼了几首，引起四周的骚动，蟑螂蚊子等纷纷搬家往外逃，等轮到鳌拜试嗓音的时候，由于声音极其恶劣，终于引起满校园的强烈抗议，已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

下半夜，在李寻欢与鳌拜回宿舍的路上，三个蒙面人蹲在黑暗角落里，从后头摸了上来，不由分说劈头盖脸朝他俩抡了十几刀。据说其中一个蒙面人情绪显然很激动，一边砍一边喊：“叫你唱！叫你唱！”当即酿成南洋大学一桩血案。

隔天校园广播里报导：“昨天晚上金山学院两名学生回宿舍途中惨遭流氓袭击，请广大同学们注意出行安全，特此提醒！”

金庸篮球队听到这个消息后，全体欢欣雀跃，纷纷表示应该到外面搓一顿以资庆祝，直到大家纷纷表示自己口袋暂时没带钱才算平息下来。

在去年校篮球总决赛上，照例是金庸篮球队与古龙篮球队死拼在一起。金庸篮球队的中锋是金轮法王，大前锋乔峰，小前锋令狐冲，控球后卫段誉，得分后卫杨过。按理说这阵容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可是他们对上古龙篮球队时，却偏偏总没有人能够拦住李寻欢。这厮不论站在哪，接到球后拔起便投，百步穿杨，弹无虚发，准得令人发疯，得分如探囊取物，球在出手的刹那，在空中划出一条若即若离的曲线，砸开篮筐，引得全场女生疯狂的尖叫声。金庸篮球队被李寻欢的三分球轰得束手无策，结果吃瘪败北。

金庸篮球队自然怒不可遏，愤愤不平吞不下这口气。当天晚上，正是女生宿舍楼最热闹的时候，在乔峰与杨过的带领之下，一伙人浩浩荡荡地聚在女生宿舍楼下。

乔峰打手势指挥，“One, two, three——go！”

大家突然声嘶力竭高喊：“三号楼的全体女生听着，我叫李寻欢，我叫李寻欢，我是金山学院 05 级的学生，古龙篮球队的队长，我住在八号楼 302 宿舍，我爱看 A 片，我还得了痔疮，我患有小儿麻痹症……”

三号宿舍楼女生哗然躁动，笑声此起彼伏。

李寻欢骤时成为南洋大学里的风云人物，此后不断有女生前来男生宿舍打听是不是真有一个爱看 A 片还得了痔疮的李寻欢。

当乔峰与杨过帮忙李寻欢广而告之打响品牌，正意犹未尽往回走的时候，突然从楼上掉下一陶瓷花盆，“砰”的一声，砸在地板上。杨过正要责备哪个小女生这么不小心时，抬头只见一张黑色的办公桌从天而降，遮住了月光，四下一片昏暗。大家如梦方醒，恍然大悟，吓得赶紧抱头鼠窜。事后很久大家才知道，林诗音的寝室里少了一张办公桌。

从此，金庸篮球队与古龙篮球队结下难解仇怨，经常大动干戈砍砍杀杀，谁也不服谁。

只有阿飞大家都惧怕他，因为这厮是一个新疆户口，法律允许他成天随身携带管制刀具防身，随带砍人，动不动操出尖刀，寒光一闪便往别人喉结里刺。“武功再高，也怕菜刀”，面对这种疯子，谁他妈活腻了敢惹他啊。

（三）

第二天校篮球总决赛时，李寻欢果然没有出现。

鳌拜倒是浑身用绷带捆得像木乃伊似的上场了，只露出两只眼睛，黑溜溜地乱瞅。不过大家毫不在意，鳌拜顶多只是个二流球员，就是让他多长一条腿，也无关宏旨。这就是中流砥柱与小喽啰之间的区别，大人物好比红边的百元大钞，面币上毛主席的皱纹痣毛也要锱铢研究半天，谨防有假；而小喽啰好比一元的小钞，面币上就是多几座大山少几个农民也不会有人在乎。鳌拜就是一块钱的面币上多出现的一个农民而已。

鳌拜的篮球技术极烂，仗着人高马大，抓抓篮板球还行，如若想叫他进攻得分，难度系数直逼于叫李逵去跳芭蕾舞，是笨拙而不可能的。篮球一到鳌拜手中就好比《西游记》里镇元大仙栽种的人参果，不能落地，一落地便没，不是被对手掏走就是砸在自己的脚板上，这一点十分令人震惊（当然啦，至于鳌拜是不是金庸篮球队调派过来的间谍，读者自己肯定心知肚明）。

当天赛场上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人头攒动，由郭芙傻姑带领的女生拉拉队，哇哇乱叫声势夺人。而且极其吸引观众的眼球，个个穿着露臀短裙，松垮篮球背心，性感带若隐若现，令在场的全体男生个个心头起火，口角流水。当然，郭芙那种是“春光外泄”，而傻姑那种是“家丑外扬”。

“加油加油，金庸篮球队加油！”伴着震天的呐喊声，比赛开始了。

哨声刚响，杨过首先在底线突破上篮得手，打开局面取得二比零的领先优势。接着古龙队主力控卫，谢晓峰右翼跳投不中，金轮法王

抢下篮板，长传篮下，段誉轻松挑篮再拿下两分，进一步扩大比分。古龙队大中锋鳌拜持球撞人，而且大喊大叫口角不干净，被判技术犯规，由金庸队队长乔峰两罚命中。古龙队萧十一郎虚晃对手突破上篮时，侧身高挑，吃了金轮法王一记火锅，段誉从中场发动快攻，导入禁区，张无忌接球后反传外线，杨过在三分线上右翼跳投命中……

中场结束时，金庸篮球队已取得二十三分的领先优势，局势呈一边倒。在下半场提前进入了垃圾时间……

不料这个时候，古龙队的阿飞突然杀了出来，在三分线上跳投频频得分，令狐冲与段誉一紧逼包夹，他便将球分出交予沈浪在四十五度角打板命中。而且令狐冲屡屡惨遭楚留香暗算，每次贴身防守时，楚留香老是卑鄙用手指头捅金轮法王屁股，金轮法王气得人都炸了，暴跳如雷秽言恶语终于被裁判判罚出场。由石破天替补上场，而石破天是校足球队的队长，习惯使然，看到球便冲动地要用脚去踢，所以足球违例得一塌糊涂，还顺带把花无缺的脑门踢了个洞，变成花有缺。

段誉上半场跑得飞快，导致下半场体力不支，脚抽筋了好几回。在第三节临近结束时，他反身上篮在半空中受了上官金虹一击落地不稳，脚踝崴了一下被拐伤。乔峰以为他又是照例脚抽筋，便死劲按住段誉的脚板一阵狂踢，以期疏通筋路，活血化瘀，缓解肌肉紧绷。段誉疼痛得龇牙咧嘴哇哇大叫欲言又止。

最后乔峰汗流浹背地问：“三弟，现在起来走看看，有没有好点。”

段誉惨白着脸奄奄一息道：“大哥你妈的，我是脚扭了不是脚抽筋啦。”

所以，段誉也算提前报废，且被乔峰踢出二级骨折，真狠。令狐冲冲进禁区抢篮板时，与上官金虹撞在一起，结果被上官金虹踩了过去，差点被碾成面饼。

此时，替补席上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最后只好请尚未阵亡混名额泡女生的韦小宝上场滥竽充数，可惜这个白痴一上场连哪是自家的篮筐也要分老半天，满场乱跑像只被剁了头的公鸡一样昏得团团转。

所幸在第四节有乔峰与杨过支撑。乔峰身体粗犷，动作凶悍，声色俱厉，令对手望而生畏。所以古龙队一直没人敢冲入禁区，只能高位跳投或三分线上出手，而偏偏今天射神谢晓峰不神了，手感偏冷，命中率一直不稳定，加上中锋鳌拜频频失误，对金庸篮球队极其有利。杨过进攻时一连串的假动作，假突破假投篮假传球假勾射……而萧十一郎天生又是“打假防假”方面的白痴，被“假冒产品”杨过骗得晕头转向。杨过总能轻松地虚晃过萧十一郎，找出缝隙滑翔上篮得分。所以两队比分在第四节紧咬不放。

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剩二十一秒，两队比分八十二比八十二平局，由金庸篮球队主持最后一波进攻。球传到乔峰手中，楚留香与上官金虹贴身紧逼，当然啦，楚香帅又重操旧业使出阴招不停用手指捏乔峰的腿肉，真亏他，也不怕遭天谴得肢端肥大症。因为有金轮法王前车之鉴，乔峰不敢大叫，紧咬嘴唇扭曲脸庞强颜镇静。乔峰迫于压力，强攻不入，将球往内线导，球飞到半途，“啪”的一声，被截了下来，是阿飞，漂亮！金山学院的拉拉队尖声高叫，阿飞带球快速运往前场，雷光电闪，时间只剩下最后三秒，千钧一发。阿飞突然在罚球线上腾空跃起，飞身猛灌，“哐”——球进了，全场沸腾得差点蒸发掉。

在上半场落后二十三分的情况，古龙篮球队最终在英雄阿飞的带领下走出低谷，上演旷古空前的逆转，以两分险胜金庸篮球队。

……

我想我有必要澄清一下，即使阿飞要找我算账。我在当周的校报上看到的结局是金庸篮球队以压倒性的实力击败了古龙篮球队，取得五十多分的胜利。而关于刚才上面所叙述的下半场战况，我是一次在酒吧里无意中听到阿飞向林仙儿神吹的，而且我还听说，当时林仙儿颇倾情于楚留香，之后便视楚留香为臭狗屎。由于二者的出入较大，所以我也不敢妄加匪测，还请读者自个儿斟酌判断。

（四）

金庸篮球队淋漓尽致地报了去年一箭之仇，把古龙队杀得片甲不留，高兴得叫了又跳，跳了又叫。

不久学院颁发了奖杯和奖金，经过院学生会主席乔峰的多方面争取，还赢得一次免费队搓的机会，决定于隔天晚上七点在“醉香阁”开庆功宴。

中国解放战争教导我们：“不打无准备的战役。”听到这个消息后，杨过，段誉，令狐冲等人在大清早便开始了“饭前准备”，食欲不振茶饭不思立志要清理肠胃，排毒养颜，渴望用最大的肚量去容纳山珍海味。只有段誉由于血糖过低中间昏厥了好几次，才不得不狠心喝了半瓶的葡萄液；至于金轮法王更是惊世骇俗，大清早便大把大把猛吃山楂，刺激肠胃的蠕动，开胃消食，磨刀霍霍血口大盆，令学院书记郭靖为这次庆功宴的开支忧心忡忡，心惊肉跳……

当聚会人口到齐时，果不出所料，学院书记郭靖私下找到乔峰说：“这不好吧，本来是篮球队的庆功宴，球员之间进行狂欢就够了，怎么可以连家带口的把所有眷属都叫过来呢。最可气的是韦小宝，左拥右抱十来个，这我可吃不消。而且据说鸠摩智也不是篮球队的，怎么也过来了。”

乔峰苦口婆心地解释，大意是说，篮球队的胜利离不开球员们的努力，而男人们的努力则离不开女人们在背后的默默支持。至于鸠摩智，他是死乞白赖要跟过来的，我们拿棍子把他打回去总不好，是吧？毕竟学校是纯洁的圣地……

原本开两桌便够的酒席结果开了五桌。

听说吃自助餐的最高境界是扶墙进，扶墙出。其实，蹭人家请吃的饭，也已相去不远。

大家饥肠辘辘，胡吃海塞，“稀里哗啦”，吃得风生水起。一双双筷子应动如飞，爬罗剔抉。

一盘大鱼端上来，杨过刚夹了一块肉剔尽骨刺再夹时，瓷盘上就只剩一副海生动物的骨骼尸体标本，连鱼眼珠也被人挖走了。转盘的

菜转来时，金轮法王迎着夹；转盘的菜转过时，金轮法王追着夹；当遇到不好夹时，便把筷子叼在嘴里用手抓，这样干有效率又可以打败桌内竞争对手，令其恶心丧失胃口。令狐冲则仰着脖子猛灌啤酒，喉结骨碌骨碌一上一下，伴着汹涌的浪涛声……

郭靖看到如此饕餮的场面，血压高了好几十，心肌也开始梗塞了。

吃到一半，金轮法王的肚子突然疼痛起来，饿了一整天又骤然暴饮暴食，如果还不拉肚子那么医疗界的人员只能喝西北风去了。金轮法王捂着肚子满层打窜找不着厕所，径直跑上二楼，却发现二楼尚在装修，里面空荡荡的全是水泥粉的味道，没有任何东西，徒有四壁。金轮法王憋得乱叫，可是阿堵物已到“卡门”就要“决堤”了。在这刻不容缓，十万火急的时候，感谢如来佛祖，金轮法王在一拐弯处发现有一贴着“故障维修，谢绝使用”温馨提示的禁用厕所。金轮法王当时哪能理会这些，只要不是蹲在马路上万众瞩目就行，反正四下无人，立马脱了裤子朝马桶蹲下去，风起云涌……

一阵“云雨”过后，金轮法王哼着小曲惬意往下走。

奇怪了，刚才还高朋满座吆喝四起的怎么突然就阒无一人呢，莫非自己撞鬼了，金轮法王自己吓了自己一跳，突然敏感到四周阴森森的，不禁一阵毛骨悚然，声音打颤得像午夜游魂的鬼叫声一样试探道：“杨过？段誉？小狐？人呢？怎么都不见了！”

此时，杨过从桌子底下探出头颅，往四周观察了一下，终于钻了出来，开口大叫：“哇靠！——刚才大便从天花板掉下来打到电风扇，你不在？！丫的算你运气好……”

（五）

篮球赛结束后，终于迎来期末的第一场考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简称“马经”。当然，假使国家再开一门公共课叫“马克思主义统计学原理”，估计简称就叫“马统”（马桶）了。

502宿舍也开始紧张起来，每天“晚出早归”忙碌起短期的考前冲刺。学校各个自习室逐渐出现杨过，令狐冲，金轮法王等人的身影。

只有鸠摩智这厮仍旧冥顽不灵，每天到处遛达蹲点，看见美女就老着脸皮上前搭讪，一副色迷迷的眼神。俨然就是隔壁三班的云中鹤加田伯光再添上植物学老师公孙止。平常鸠摩智每天都翘课，除了礼拜六和礼拜天。考试时便死缠烂磨威逼利诱段誉给他抄答案，自己从不肯好好复习准备，属于坐以待“毙”型，而且风雨不改其衷，“人间正道是沧桑”这句话用在他身上一点也不适合。一看见美女便口角流水，下面立马“揭竿而起”，顶得空荡荡的。而且开口永远都是那句话，一句快老得发霉的话，是《红楼梦》里林黛玉第一次见到贾宝玉胸前的那块宝石所说的：“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一遇到下雨天便躲在宿舍里上校内网，凡是女生的主页便有他的留言：啊，美女啊，踩一踩，看一看，交个朋友才划算。我叫鸠摩智，记得回访哦。

鸠摩智的这种天人之举，马上成为众多女生的重点耻笑对象，可是女生被缠后心里不免又多少得意。所以南洋大学几乎所有的女生，自我感觉全都十分良好，原因出在鸠摩智身上。

大学考试拿高分的唯一窍门，就是下死劲去背，背多了自然就高分。正所谓“背多分”、“背多分”……“贝多芬”，那可是世界闻名的。在改革春风二十几年的孕育下，中国终于也有了自己的“贝多芬”。

第一天，杨过在通宵自习室，刚背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时，突然发现邻座的同学好像在写散文诗，嘴里哼哼歪歪的——“伫立在漂泊的尽头，回首我走过的颠簸，泪已干枯。”

其实杨过到现在也搅不清楚，到底什么叫散文，什么叫诗，什么叫散文诗，这三者的关系总没有什么叫花生，什么叫牛奶，什么叫花生牛奶来得清楚明白。

这位同学写的散文诗估计没有什么影响力，不过写散文诗的时候却是十分具有影响力。他吟诗遥对之余，不忘用左手握成空心拳头敲打桌面，节奏时而骤如暴雨，劈劈啪啪；时而梧桐秋雨，丁丁冬冬；时而偃旗息鼓，嗒然匿音；时而故声复萌，砰砰作响；时而鸣鼓小攻，时而响如洪钟……一声声的撞击，像似扣在杨过的心田上。杨过的神